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七回 寫呈詞代書刁難 憑報單縣官准狀

卻說地保同管船的上岸，拉到飯館裡先吃了個酒醉飯飽，又到煙館裡開燈吸煙。一面去找了個代書先生，同到煙館內，叫管船的把原委細說，那代書先生搖頭閉眼，囁咕了半天，說：「這個案件非尋常可比。人死在你船上，你便是個兇手。倒反要做原告，這不是太便宜了？要說是地保訪聞，把你帶到縣裡，先打夾你一回，下在牢監裡，還算委屈你嗎？」地保拍手道：「先生到底是老公事，見得到。好在船老哥也不是外人，這張呈子還能照常的老價錢嗎？」代書先生道：「誰叫咱們相好？也沒有法。管船的，你先拿□塊錢出來，少不得我筆下超生。」管船的請安作揖地央告，地保從旁又假意的做好做歹，算拿了四塊錢。寫完呈子，吸完煙，管船的完了賬，代書先生別過管船的。跟了地保到衙門伺候報案。

轉彎抹角，來到縣前大街，地保叫管船的先上茶館內坐下，他先進衙門，找了值日的班頭同到茶館，先將呈子看過，講好了價錢，又說了許多交情的話，一同來到衙門。卻好午堂未退，大老爺正在坐大堂，收呈放告。這位大老爺姓程名方壺，是這門一位清廉正直的好官。自到任後，把這石門縣治得個吏服民安。

這日從早起坐堂審理案件，到晌午尚未退息。值日班頭便將管船的呈子遞上，程大老爺接過一看，上寫的是：「具呈船戶張富有，年五□四歲，嘉善縣人。以航船為業。本月初二日，由嘉善開往杭州，共有搭客□二人。今日天明，船行至本縣毛家灣地方，忽見中艙一位客人被殺身死，並頭失去。檢點行李無失，其餘客人未傷，亦並無失物。特此叫求青天大老爺恩賜相驗，緝凶伸冤。伏乞憲施行，實為德便。」

程大老爺看完，見還有一張地保的報單，上寫道：「本縣□七都八圖地保趙伯良稟報，本日卯刻，有嘉善杭州航船，行到本縣毛家灣地方，搭客被人殺死。小的當時上船查看，見屍身側臥無頭，身帶銀洋並行李衣服無失。謹開具清單呈鑒：附黏單一紙計開包袱一個，鋪蓋一副，銀洋三□六元，帖包一個，隨身衣服均全。」

看罷，便提筆將呈子批准。該房立刻開了點單隨同原呈報單，一起呈案。

程公使用硃筆在地保趙伯良名上一點，值堂吏役便一疊連聲的喊。趙伯良上堂跪下，程公問道：「你就是地保趙伯良？」

回道：「小的□七都八圖地保。」程公道：「杭州航船這被殺的客人，是盜是賊？還是謀財害命的？」趙伯良道：「小的上船看過，見船並無損傷。惟西邊篷窗銷釘是用刀削斷的，這顯見得不是盜，若說是賊，船上貨物並無遺失，就是屍身的鋪蓋包袱也是原封不動，這又顯見得不是賊。若說是謀財害命，屍首身上所帶銀錢尚在，這又顯得不是謀財。」程公道：「這必是有仇故殺。」趙伯良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明鑒。但屍首的首級不知下落。」程公道：「船上客人有偷走的沒有？」趙伯良道：「小的著伙計們看守，共是□一個人，一個也不敢放走。」程公點頭，將手一揚，趙伯良叩頭退下。

程公又將硃筆點張富有的名字，值堂的便將張富有帶上，跪在案下。程公問道：「你是張富有？」回道：「小的就是。」

又問道：「你這船是自己的，還是租賃的？」張富有道：「是自己的。」又問道：「你自昨晚開船，路上停船沒有？」富有道：「因八里蕩地方荒野，晚間不敢走，在那裡停了有一個時辰。」又問道：「停船是什麼時候？」富有道：「有三更來天，東方發白的時候便開行了。到天亮，來到毛家灣地方，艙中客人都起身洗臉，就說這位客人的腦袋不見了。」程公道：「這位客人的名姓可知道？上船的時候，是一個人來的，還是有朋友伴當送來的？」富有道：「姓名小的不知，今早地保看他身邊有個摺子，上寫著『李代記』，想必是姓李。上船的時候，並沒有人來送。」程公道：「你船上有幾個伙計？」富有道：「共五個，一個是小的兄弟。」程公道：「那四個是舊人，還是新上的？」富有道：「沒有新上的。」程公道：「昨晚一路開來，有同行的船沒有？」富有道：「沒有。」程公道：「你開這航船有幾年了？」富有道：「先是我哥哥開的，我哥死了，小的接管三年多了。」程公喝道：「你行船多年，這走熟的道路，哪裡太平，哪裡不太平，難道還不知道？致客人被人殺死，並取去首級。這不問你，還問哪個。來，給我拖下去打！」

兩旁吏役齊聲吆喝，嚇得富有魂不附體，磕頭不止，哀告道：「我的青天老爺，小的實在冤枉。」程公道：「賊人下手的時候，上船下船，你們船上人難道都沒聽見？你管船的管的是什麼？就這一節，還不該打嗎？」富有道：「小的該死。伙計們拉了半夜的繃，小的把舵。指望停船歇歇困乏，倒下頭睡熟了，竟聽不見。求青天爺爺的恩典。」程公將驚堂一拍，說：「本該重責你的不加小心，因你話尚實在，權且寬免。候本縣驗過屍身，再行發落。」值日差便將富有帶下；程公吩咐掩門退堂；地保和值日差頭趕緊到碼頭搭蓋屍棚，預備公案伺候相驗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